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

禮部

祭儀

上

候官

林喬蔭

學

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  
 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  
 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  
 尸醉若神之醉矣此明祭祀用尸之故最為精切蓋古人  
 通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實洞然有以知鬼神之情狀故能  
 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杜氏通典乃以為上古樸陋之俗  
 聖人制禮時未盡革者謂今去之為是然考禮惟喪奠無



尸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惟祭殤無尸故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又惟庶人之祭無尸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今祭而去尸是吉禮而同於古之喪奠成人而等於古之三殤有祿而齊於古之庶人豈禮意哉且禮不唯宗廟之祭用尸而已周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令鐘鼓相尸禮又云凡祭示逆尸相尸禮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迎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墓人祭墓則爲尸詩序絲衣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尚書大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石渠

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白虎通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凡天地社稷山川羣祀無不用尸者自後世尸廢而象教興土木之形徧於海內衣冠僕隸鬼物變相終古儼然由是內外祭祀誠敬之意微而禍福之說盛矣

檀弓曰虞而立尸又曰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此祭用尸之始蓋前此親之尸柩尙存而未葬以生人事之故奠而不祭今既葬而親形已藏則立尸以象其形以係孝子之心焉其爲尸之人據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鄭注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賈疏釋之曰異姓婦也者以男無異姓之



禮故也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祖姑為尸故不使同姓女為尸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諸儒之解皆同斯義今按本文言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即繼之曰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明是總承男女而言若專指女尸則當申之曰女尸必使異姓不則亦當云必使適婦乃辭未別白而臆斷其為專言此不兼彼未確也且注疏所以為此者以男尸必用同姓且必於所祭者為孫之倫不知此為虞祭與他祭異蓋禮葬日虞死者甫及三月其孫

之倫尙未變麻即葛其迎尸之時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自尸入門升階入戶至告利成出戶降堂出門丈夫婦人並有哭踊之節使其孫為尸能晏然成禮乎且不特齊衰重服不可為尸即大功以下亦俱在丈夫婦人哭踊之列者故記特著之曰必使異姓以此虞祭非若他祭同姓者哀未忘不可以成禮也其不使賤者則以其配尊凡男尸女尸必用尊貴之人為之不可使臣僕妾媵也惟其為異姓故於三虞之後卒哭獻畢行餞尸之禮餞者送行之名謂以後皆用同姓為尸其異姓之尸止此事畢則送之也明日以其班祔其禮如特牲饋食之事蓋其祭自凶而愈



趨於吉哀亦漸殺而不及其初其尸則記云用嗣尸嗣者孝子之子死者之孫曾子問所謂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卽此是也練祥及禫並是喪祭則亦並用嗣尸至禫月吉祭則又不用嗣子而取於同姓之同昭穆者故特牲禮前期而筮旣筮而宿也蓋自初虞以至吉祭尸凡三易虞卒哭用異姓祔練祥禫用嗣子吉祭以及常祭皆用同姓注疏旣以虞祭卽以適孫爲尸於祔之用嗣尸則曰自虞至祔唯用一尸夫旣止用一尸而不易則卒哭獻畢未徹胡爲其急餞之敖氏知虞祔當爲異尸而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爲虞尸

者以次相繼而用之果爾則設主人之子止有一人將仍用其爲虞尸者抑舍之而別取同姓乎且同姓之爲主人子行者多矣旣不用筮又焉擇而使之耶蓋虞祭爲易奠之始禮尙屬凶凶則從畧故可以無尸祔祭趨於吉矣吉則必不可無尸故記直云用嗣尸不著其無尸之禮若何而曾子問則曰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以明尸之必有孫幼亦可同姓亦可所以通其窮而不至於缺非若三虞卒哭之尸必用異姓貴者無則可以畧之也如注疏說虞卒哭無尸謂無孫列可使則旣以同姓可通又奚憂其不足且虞卒哭可無尸將祔練祥禫亦可無矣



經記復何以不一著之耶至於禫月吉祭則此嗣子有舉奠餽食之事固不得爲尸且此與常祭並是吉禮更非若耐練祥禫之尙在喪服中者使必用嗣尸則或未有孫或孫尙幼尸旣不容不立而必使人抱之豈所以肅祀事而彰盛典卽有其人而未嫻於禮習於禮而未當乎神亦豈得以濫用故必前期而筮旣筮而宿而此不得復限於已之子行故通同姓之中擇其可者用之然則曲禮所云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與祭統所云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皆專指耐練祥禫之祭爲言卽曾子問所謂祭成喪之禮也曲禮又云爲人子者祭祀

不爲尸是指禫月吉祭及歲時常祭所筮而宿之者也而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見他經特於虞禮之記言之正以明其專屬乎此非他祭之所通矣

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毛氏詩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孔疏曰王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賈公彥儀禮疏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爲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取卿大夫有爵



者爲之故鳧鷖祭尸之等皆言公尸今按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是諸侯以卿大夫爲尸經有明文謂諸侯不以卿爲尸嫌其尊近不便於稽首拜尸者誤矣又言祭成喪者必以尸尸必以孫明指喪祭則謂大夫士凡祭皆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亦非也蓋公尸者先公之尸周之追王止於太王自祖緝以上皆爲先公禮統於所尊則公尸乃太祖后稷之尸非就爲尸之人而言卽朱子謂秦已稱皇帝而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以証周雖稱王而尸尙仍其舊爲公尸者恐亦臆揣而無據也然周后稷既有尸則祫享之時七廟當共有七尸而禮器

言周旅酬六尸者鄭注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陸農師乃以爲時祭不指大祫周九廟而六尸蓋指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不知周制並無九廟而時祭亦止特祭各廟安得有旅酬六尸之事此欲與鄭爲異而不自知其說之舛也孔穎達又謂大祫冬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則亦非是逸禮祫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毀廟卽祭法所謂遠廟爲祧有二祧者二祧故二尸乃高祖之祖與高祖之父并四親爲六矣先儒不知二祧止祀高祖之祖父謂凡高祖以上毀廟之主皆在於祧因有大祫多主毀廟有主無尸之說鄭氏禘祫



志則謂后稷廟中昭穆尸各一后稷尸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據其所言是裕於太祖止有三尸亦安有六尸旅酬者與禮器之注已自違背况尸以象神安得享衆神而共一尸者孔氏從王肅謂毀廟無尸則又與逸禮不合且無尸而祭是殤之也毀廟何故殤之諸經豈容無說若亦有尸則不應止六是皆昧於二祧之止爲二世合四親太祖爲七世二祧以上卽從毀瘞乃祭法所云壇墠禱之者本不與合享故尸之數止此也若李氏三禮辨又疑宣王之世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二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每尸各有豆

遵之屬疑室中之地不足以容其禮亦非一日所能行此尤屬悞會夫周除后稷不受旅外所有六尸自武王有天下以至卜世三十皆是如此豈有隨世輒增之理其昧於禮意固不足辨然其致悞之由則亦先儒謂高祖之上通爲毀廟不限二世有以啓之也

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士虞禮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是其生前最上之服此其常也若論其變則貴賤無定如喪服小記所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



士服是尸有不盡用卒者之上服何哉蓋禮緣情制亦以義斷父本無爵而子有爵不敢以已爵加之服其生前之服固也然周官司服言享先公以鷩冕王亦降等不服衮冕以尸服鷩冕已以衮冕臨之非所以致其敬故爲之屈而弗敢伸則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於士之家旣不用天子諸侯之禮樂而享其祭者獨冕服以臨固爲弗類且士之祭所使爲尸者取於同姓之子行儼然服天子諸侯之服於心亦復不安故不用死者之服而從生者以云稱也注疏乃謂父以罪誅不成其爲君故不得服其爲君之服是以子孫而追削其宗祖之爵有是理乎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出郊爲外事引春秋甲午祠兵爲証崔靈恩亦云外事用兵之事內事宗廟之事此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二者分內外孔穎達則曰內事郊內之事外事郊外之事今按事之所包者廣不止戎祭二端亦不必以地之在郊外郊內爲別蓋凡事神接人有涉於外者皆外事有涉於內者皆內事故馬晞孟云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陳可大於外事更以巡守朝會言之是已然祭祀郊社爲外宗廟爲內而郊特牲言郊用辛社用甲者蓋郊社大祭不在內外之例郊屬陽而用柔日之陰社屬陰而用剛日之陽取



陰陽互備之義故記特著之以見與常事之外剛內柔者不同召誥郊用丁社用戊洛誥烝亦用戊則又是告祭並與常異是記所云內事外事者亦祇就常事言之耳常事內祭用柔日故春秋所載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閔二年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皆用柔日特牲饋食禮謂日用丁巳者非言必以丁巳之日以十干之內柔日凡五若丁若巳之類皆可以用下文云來日丁亥逸禮禘於太廟亦曰日用丁亥者蓋舉一日以槩其餘丁亥爲六丁之末

明上此俱可用而乙之屬巳之屬辛之屬亦并可由此推之也鄭注乃云不得丁亥則巳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柔日不論十干之丁巳而但取十二支之亥與本文日用丁巳之言背矣其諷日之法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少牢禮言筮旬有一日蓋祭祀皆於祭前之夕爲期前期十日卽祭前之十一日一據祭日一據前夕非有異也必十日者爲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其卜筮以前月下旬之丁巳卜筮來月上旬之丁巳不吉則用中旬又不吉則用下旬所謂吉事先近日者凶事反之必更三旬者求吉之道三也穀梁言魯郊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謂自正月至於三月皆郊之時故得轉卜三正不知魯之郊止是祈穀當在寅月與冬至無與經於周之正月言卜者乃卜牲而芻之三月者也若祭日用卜筮而不從者惟更三旬不更三月矣既常祭用柔日而卜筮必於祭前之十一日在前月下旬故吉祭在禋月不得有諏日之事而特牲禮直云不諏日不日日用丁巳下文亦止云來日某不日丁亥明其在禋月之中或禋已在下旬不能遲至後月其爲吉祭非常祭之禮不確然可信乎哉

凡祭祀於祭之前夕爲期故周官太宰前期十日而卜日遂戒并祭日數之爲十一日禮器言七日戒卽祭統所謂散齊七日自卜日之日爲始也三日宿卽祭統所謂致齊三日并祭日則四日也特牲禮筮尸在前期三日之朝卽致齊之第一日既筮云乃宿尸乃者繼事之詞謂筮已得吉卽以是日宿尸也宿尸之後方爲宿賓文不言乃蓋在宿尸之次日下午文卽繼之曰厥明夕有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諸儀又云夙興乃是祭日則宿賓爲祭前二日敖君遷謂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則於經之所謂厥明夕夙興者不相顧矣盛氏世佐謂宿尸宿賓同在筮尸之次日則亦



卜正月上辛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謂自正月至於三月皆郊之時故得轉卜三正不知魯之郊止是祈穀當在寅月與冬至無與經於周之正月言卜者乃卜牲而芻之三月者也若祭日用卜筮而不從者惟更三旬不更三月矣既常祭用柔日而卜筮必於祭前之十一日在前月下旬故吉祭在禫月不得有諷日之事而特牲禮直云不諷日不日日用丁巳下文亦止云來日某不日丁亥明其在禫月之中或禫已在下旬不能遲至後月其爲吉祭非常祭之禮不確然可信乎哉

凡祭祀於祭之前夕爲期故周官太宰前期十日而卜日遂戒并祭日數之爲十一日禮器言七日戒卽祭統所謂散齊七日自卜日之日爲始也三日宿卽祭統所謂致齊三日并祭日則四日也特牲禮筮尸在前期三日之朝卽致齊之第一日既筮云乃宿尸乃者繼事之詞謂筮已得吉卽以是日宿尸也宿尸之後方爲宿賓文不言乃蓋在宿尸之次日下午文卽繼之曰厥明夕有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諸儀又云夙興乃是祭日則宿賓爲祭前二日敖君遷謂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則於經之所謂厥明夕夙興者不相顧矣盛氏世佐謂宿尸宿賓同在筮尸之次日則亦



非是蓋尸既筮得吉即當致神命告之何容遲至次日而宿賓若與宿尸同日則當於主人退之下言遂以明之且主人之宿尸子姓兄弟皆從而宿賓無之則其又一日明日者是蓋先日其事也前宿一日宿戒尸則祭前二日也明日之朝筮尸吉乃遂宿尸祝擯既宿尸反為期於廟門之外宗人曰旦明行事則並是祭前一日蓋其文稱乃遂又言既宿尸反皆無越日隔昔之意明其同在一日盛世佐以前宿一日為祭前四日明日之朝為祭前三日者誤秦氏通考以前宿為祭前三日明日朝為祭前二日亦非

也其二禮不同之故則以特牲為禫月吉祭之事前此耐練祥禫皆用嗣尸今乃用同姓之昭穆與祖考同者事屬更新故前三日而先筮少牢為常祭之禮所為尸者素有其人故但於祭前二日宿戒之前一日筮遂宿之矣又特牲為吉祭之初前此在喪三年久已廢祭今乃復舉則助祭之賓亦屬更新且前此父在則賓之助祭者助其父今已為主人不敢必賓之助已也故親宿之少牢常祭賓之助祭非一日矣又奚煩親宿乎自注疏強分為大夫士之差而特牲不諏日則曰士卑時至事暇可祭則祭少牢筮尸不前期三日則曰大夫下人君與士異宿戒尸則曰大



夫尊儀益多不宿賓則曰大夫尊肅尸而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是皆附會而強爲之別夫大夫既位尊儀多則尤宜早辦其事而反以筮尸宿尸爲期并行於祭前一日之內何哉

特牲禮祭之前夕陳鼎設洗及豆籩鉶敦几席之屬宗人於主人拜賓之後視濯告濯具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舉鼎鼐告潔然後請期曰羹飪少牢禮則祭前之夕但云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其所有陳設及省視諸儀皆在祭日先儒並謂士遠君而伸故視

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今按諸經所載祭祀儀節上下畧同而大夫有太祖之廟直與天子諸侯無異不以爲泰而必以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爲引嫌何哉蓋特牲乃禫月吉祭之禮以遷毀之事告將一日而徧及四親則行事不得不豫而爲禮亦不得不殺故視濯具視牲於祭前之夕其日以夙興舉事而禮止特牲不賓尸焉少牢則歲事之常禮止行於一廟日力暇給故陳設諸儀皆以本日爲之而請期之時直曰旦明行事旦明卽質明異於夙興且卽於是日賓尸也至天子諸侯儀物煩多雖止祭一廟而行事亦不得不豫故周官大



宗伯宿視滌濯漼玉鬯省牲饌大司樂宿縣并在祭之前  
夕以所當陳設者多而本日禮煩也而雞人大祭祀夜嘑  
且以詔百官則亦以且明行事其肆師之告潔告備小宗  
伯之告時告備供在祭日與少牢同蓋各以其儀物之繁  
殺爲之節概謂大夫近君當避士卑可以不嫌而或避或  
否又復無定豈通論哉

禮經闕亡儀禮所存特牲饋食爲禫月之吉祭少牢饋食  
爲歲事之享嘗皆士禮也故接於士虞之下不必以士冠  
之其天子諸侯大夫之祭禮散見於周官戴記及諸經傳  
者脉絡猶可窺尋特爲先儒注疏所汨淆讀者遂多所眩

惑耳按周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其朝踐  
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其  
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裸用虎彝蜚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是  
天子之享祠享禴與朝享追享皆先朝踐後再獻享烝享  
嘗則先朝獻後饋獻而朝事之始又皆有裸爲六享之所  
同焉朝早朝也踐陳列之貌如詩所云遵豆有踐者言陳  
列之而不獻也再獻謂主人之親獻者再酌尸一獻賓尸  
再獻也朝獻則不惟陳列而已且親獻焉饋獻卽饋食而  
酌也其所以不同之故則以生人交接之道有饗有食有



燕饗以致其敬食以致其養燕以致其歡既歿而接之以祭祭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故亦倣此三禮爲之朝踐視乎饗饋食視乎食賓尸視乎燕而所施則各因其宜蓋饗禮爲尊尊之道食燕爲親親之道子孫之祀其先必兼此二者故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春祠高祖夏禴曾祖與夫追享及其祖之所自出朝享祫羣主於太祖皆報本而反始追遠也則尊尊之意多故朝事全用饗禮而食與燕以一日而并行秋嘗於祖冬烝於禰則所祭者近專於報本而親親之意多故朝行饗禮卽獻繼以饋獻又爲明日之繹以盡燕獻之情蓋愛餘於敬故曰饗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也且春夏日長而物未大成禮亦未盛故可一日而兼舉三事秋冬日促而庶物備具禮儀亦殷故賓尸需之明日亦以因乎其時此又禮之所由有賓尸與不賓尸之異也大行人下待賓客之禮皆先裸乃饗是生人交接之道由裸而饗而食而燕以次行之故祭以接神倣諸饗食燕而六享之始皆先有裸亦與接生人者同但或一日而並行裸饗食燕或本日止爲裸饗食而燕禮以次日繼行則謂之繹繹者繼續之義爾雅謂之又祭而司尊彝所記惟據本日正祭爲言是以有朝踐朝獻再獻饋獻之異鄭氏不察乃云



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邊既又酌獻饋獻謂薦熟时后薦饋食之豆邊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因朝踐之尊而得名再獻爲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獻備卒食之三獻其變饋獻爲再獻者亦尊相因據其所說是朝獻在饋獻之時再獻在朝獻之後經文何以先言朝獻後言饋獻且既朝踐饋獻是大名再獻朝獻是饋獻中之分節則經文止言朝踐饋獻可矣又何爲紛岐錯出以待後人之解說乎王安石云以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朝獻卽朝踐以邊豆言之曰朝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視汪疏差爲明自然既是同義經亦何必故異其文以分屬於六享之下觀於祼之文同則知經之文意同者不必異異者必不同而朝踐再獻朝獻饋獻以四節分配六享非無義矣

先儒言廟祭之禮皆爲九獻其九獻之節則祼時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酌尸王與后各一又諸臣一合之爲九陳氏禮書據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并不預於九獻七獻五獻之數王之待賓如此廟祭二祼亦當不在九獻之中因分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酌尸三獻謂三節皆王后各一諸臣各一引書太保秉



璋以酢孔傳謂報祭曰酢諸臣於禮皆酢以成之故司尊  
彝有諸臣之所昨之文今按本經三言諸臣之所昨皆有  
鬯一指春祠夏禴一指秋嘗冬烝一指追享朝享非謂一  
祭之中諸臣有三酢也且朝踐以其陳而不獻故以踐名  
若有獻則與朝獻何別而經乃異其文明朝踐不獻而謂  
有二獻者固非謂有三獻者更誤况大行人所云九獻七  
獻五獻之等並指饗賓客之禮而言與廟祭無涉若果定  
爲士一獻大夫三獻子男五獻諸侯七獻天子九獻則諸  
經之言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者凡宮室車旗衣服廟祧殯  
葬之差經皆詳著其數不應於祭禮獨不之及也然則廟

祭九獻之說經無明文未足爲據惟禮器有曰一獻質三  
獻文五獻察七獻情文上承太廟之內敬矣一節則其專  
指廟祭之儀而言可知蓋一獻之禮卽國語所謂日祭周  
官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也日祭每日一舉止及祖考物  
省而儀殺故牲以少牢禮止一獻肆謂肆其牲裸謂裸以  
酒以所祭者親近而禮可以不煩故云質上經言一獻熟  
亦卽指此蓋所用以祭者是熟物故日中而餞其餘此親  
親之道也三獻文則國語謂之月享周官所謂以饋食享  
先王者也祭於每月之朔及其高曾牲以太牢禮用三獻  
視一獻爲加故謂之文乃尊尊之道而物用爛介乎生熟



之間以高曾視祖考爲遠卽事之之道亦介乎神與人之  
間焉上經所言三獻爛是矣五獻則時享之行於秋冬者  
以二時分祭祖禰亦親親之意多謂之察者察在也著也  
祭義之所謂致愛則有致愨則著也七獻者時享之行於  
春夏與夫追享朝享之間祀所祭者高曾也二祧也太祖  
也太祖之所自出也皆本尊尊之意爲之尊則主敬而事  
之以神故曰七獻神其所以有此五獻七獻之異者蓋秋  
嘗冬烝之禮先朝獻後饋獻朝獻倣生人之饗禮饋獻倣  
生人之食禮而賓尸倣生人之燕禮者不於本日而以次  
日續行則本日之正祭惟爲先朝事而後饋食朝之時王

后各一獻饋之時王一獻后一獻諸臣一獻合之爲五而  
專就王之獻言則朝時獻一饋時獻一故曰朝獻饋獻也  
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始爲朝事但陳列其牲物而不  
獻亦倣生人之饗禮傳所謂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與  
記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者及薦  
熟以後乃倣生人之食燕二禮并行之於一日蓋尸卒食  
而後王與后及諸臣各一獻爲醑尸之三獻於是遂行燕  
尸之事王酬尸四獻也長兄弟加爵於尸五獻也賓長獻  
尸六獻也利加爵於尸七獻也七者皆行於薦熟以後自  
尸言爲受獻者七自王言則醑尸一獻賓尸一獻故曰再



獻也烝嘗爲祖考之祭於親爲近秋冬又當備物之時是以諸經所散見之祭禮多屬朝獻饋獻之事禮器所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亦正指烝嘗而言壺卽饋獻之兩壺尊缶蓋卽朝獻之著尊以此益知五獻爲烝嘗之禮至於祭統所言尸飲五尸飲七尸飲九則是專言燕尸之事五七九據尸之所飲者言與獻無預故謂之飲不謂之獻而獻卿大夫士與羣有司則視尸之飲爲節亦倣於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之義也先儒以一獻三獻五獻七獻爲泛指大小之祭祀且拘拘然

係獻數於服章而周官六享之儀遂無有論辨之者矣諸經所載多屬烝嘗之禮以祖考近親秋冬備物而禮又達於上下故也然子孫所以祭其祖考者何也以祖考本人也歿則人而神之矣故朝事以前用神道事之薦熟以後用人道事之夫旣爲神子孫安能知其所在是以求之於祭之始郊特牲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禮器亦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於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二經所記畧同皆謂始祭求神之事而其所以求之之道不外陰陽二端而已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此言人之有生氣與形合死則魂升而魄降判然相離祭者欲使既散之魂氣與體魄復合而同於生人故既立主以依神復設尸以象形凡以奠祖考之神與形仍存而不散然神與形詎能以卽合則必竭吾之精誠而有事於求求之又必於其類而

後可以聚其渙氣屬陽故求之於陽魄屬陰故求之於陰郊特牲所云詔祝於室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皆求之於陰而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亦求陰事也其云坐尸於堂用牲於庭索祭祝於祊皆求之於陽而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亦求陽事也求之乃所以報之故祭義旣言鬼神氣魄之理卽曰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見以俶飀加以鬱鬯以報魄也二端卽氣魄二禮則求陽以報氣求陰以報魄二者之禮皆於朝時行之是建設朝事乃所以求氣魄而報之也郊特牲亦云魂氣歸於天形魄



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明於彼於此所以不憚求索無非欲慰乎僂見愾聞之實而已至求之既備而知其氣與魄無異生人乃薦熟物而以人道養之詩言神嗜飲食又言神具醉止若寔見乎神之歡欣醉飽然者此子孫所以事其祖考之意也然則諸經所言祭禮緒若紛繁而寔止分爲三大節始求之中養之終樂之而烝嘗之樂尸以次日則始之朝獻事之以神神尊而禮行於堂繼爲饋獻事之以人人親而禮行於室自天子諸侯大夫無異者禮器載于路與於季氏之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明大夫亦有堂事爲求神之始惟士秩俎而禮殺止有二廟

而歲僅兩祭春祀高曾於寢未能備物亦無由備禮秋之享嘗是其殷祭然祖考親近則親親之意多故無朝事而直爲饋食而始而祝奠於室中繼而迎尸於門外亦猶是求諸陰陽之義且饋尸并在於堂與天子諸侯大夫無異先儒分其不必分而合其不可合故經旨多岐而祭禮之節次亦多所窒礙也

特牲禮未迎尸之前主婦薦兩豆設兩敦兩鉶主人及佐食宗人舉鼎載於俎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少牢禮未迎尸之前亦云佐食上利執羊



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主婦設敦黍二敦稷二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鼈柔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主人又再拜稽首先儒並謂此時尸未來先酌酒以饗神爲神不爲尸謂之陰厭厭之爲言飫也以其在室西南之奧當室之闇故曰陰天子諸侯大夫之禮未有明文按周官太祝凡大禋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注肆享祭宗廟也禮運首言祭事亦曰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元酒卽明水蓋於迎尸之前祝先釋詞於室主與特牲少牢禮畧

同但彼士禮先已殺牲得有俎豆敦鏞之設此則尙未迎牲全以神道事之而用明水火以祝郊特牲祭統並謂之詔祝於室蓋此止是祝之事主祭者未有薦獻之儀惟盥潔其手以待事易言盥而不薦正指主祭者方此時敬以待事之容而司尊彝所著六享行禮之次皆以裸爲首事不及此者亦以祝之事非主人之事也祝旣告畢則出而迎尸特牲云祝迎尸於門外少牢云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蓋自士達於天子皆不親迎尸惟使祝迎之於其次次尸所居帳也周官掌次云凡祭事張尸次蓋設於廟門外之西尸先入此居之爾雅釋宮



閉謂之門李巡注閉廟門也郭璞注引詩祝祭於祊蓋閉  
卽祊以其屬於廟門故字从門又以其祭而張尸次於此  
故字又从示祝祭於祊則正祝迎尸於廟門外之事也郊  
特牲曰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乎此乎或諸  
遠人乎此言主人求神彷徨無定之意遠人卽指尸言謂  
其自外至者意神之或附其身故申之曰祭於祊尙曰求  
諸遠者與以爲旣疑神之或附於遠人而遠人尸也尸之  
次在廟門外之西求之於此奠其或在尙者庶幾之詞尙  
曰求諸遠卽或諸遠人之意也然特牲少牢有逆尸而無  
祊祭周官亦止見逆尸之節不著祊祭之文蓋與迎尸爲

一事而二名以其行禮之次言之謂之迎尸以其求神之  
意言之謂之祊祭其事皆屬於祝知其同也祝出門向尸  
次迎尸以入卽是祝祭於祊非必有所陳設方謂之祭禮  
器云爲祊於外明其在廟門之外謂之爲者以神本無方  
今以尸在次而使祝就次迎之是此祊特人之所爲耳郊  
特牲云祊之爲言倮也注倮或爲諒諒者信也誠也以神  
本無形亦無方今就廟門之西尸次迎之則信其神之附  
於遠人而有形有方以索之矣而祭統則明揭其事之相  
屬而著其行禮之次曰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  
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鋪筵設几卽特牲禮所云祝



筵几於室中東面與少牢禮所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者也詔祝於室卽前所云執明水火而祝號之事而出於祊卽出而迎尸於廟門之外三者皆祝之所有事總之爲交神明之道正見其爲祭之始求神之時節次如此先儒不知祊祭卽是逆尸以爲求之平生門內待賓客之處其祭之禮又不能定其行於何時故並以祊有正祭繹祭二禮因而混繹與祊爲一者有之且不能定其地之所在強分爲門內門外因而謂廟門內外皆有祊稱紛淆莫一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知其爲正祭之禮是已而列於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復行祊祭則與經所

謂索祭求神之吉不合秦氏五禮通考知其求神之時是已而列於朝事之末饋獻之前則是堂事已畢而始行祊祭與經所謂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者亦違且據其云朝踐儀節已繁而又有祊祭一節其事必簡且經傳凡言祊處皆連祝爲說則此祭或但有祝告未必陳牲何氏以爲牲用求牛恐未的夫既知其事僅屬於祝不必有陳設之節疑何元子之非而又以朝踐之儀旣繁意此祭之必簡是復泥於祭之一字謂必有告奠之類不知此之云祭特因求神之故以祝有事於此卽謂之祝祭耳豈真朝踐之後別有祭祊之一禮如其有之則自三禮以及諸經又何



以絕無一言及其儀節之如何哉

尸次在廟門外之西以其尸之所處尊之故謂其地為祊  
索祭祝於祊謂求神以祭祀於此有事焉其事即祝出迎  
尸於廟門之外是也自毛氏傳詩訓祊為門內不知其何  
所據許氏說文祊一作繫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也然  
徬徨之義不可解鄭氏箋詩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  
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然生人處室其所有  
事者正非一所而獨於待賓客之處求之何義也且主人  
待賓客之處皆在東方而孔子以祊於東方為失則其不  
指待賓客之處尤顯然矣况禮器明言為祊乎外是祊在

廟門之外而以門內釋之亦非方性夫陸農師強為之說  
謂對堂而言則門為外然堂與門可分遠近不可分內外  
既言外必其實在外也鄭氏則以禮器所說指明曰繹祭  
之祊於是諸儒皆以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在廟門之  
內詩楚茨所云祝祭於祊郊特牲所云索祭祝於祊是也  
一是繹祭之祊在廟門之外祭統所云而出於祊郊特牲  
所云祊之於東方及禮器所說是也而孔氏疏詩邢氏疏  
爾雅則又調停其說謂廟門內外皆有祊稱王肅偽作家  
語復云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因之孔氏疏郊特  
牲云繹於廟門外之西室疏祭統云祊謂明日繹祭出廟



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氏禮書亦云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則又混祊與繹為一事陳可大集說知繹與祊為兩事而以為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祊當在廟門外西室則無論其解祊之悞而門之堂室其大幾何而可以備行禮之用乎秦氏通考又臆撰為祊祭之所當在廟門內之西南此於經并無所據固是曲說且以祊為正祭繹祭二禮并在門內繹是祭名祊是祭所分其所不必分合其所不可合究與諸儒所釋同歸淆惑而已推原其故總因舍禮經之正記信王肅之偽書故紛紛致悞如此按家語公西赤問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罕問

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夫家語漢志不載出於王肅之家其作偽之故諸儒無不知之此一節正襲郊特牲之文而誤以繹祭混為祊祭夫祊之為求神經有明訓求之而後祭之繹為又祭重在賓尸此時寧復假求神乎若此時復求則正祭之所為皆贅若此時方求則索祭明在正祭之前安得以繹與祊為祭况詩之言繹祭云自堂徂基有司徹之言僎尸云埽堂是其禮皆行於堂而謂於門側行之可乎郊特牲載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並言三



事易所之失謂繹當在廟而於庫門內祊當在西而在東  
 朝市當在東而在西以著當時之違禮錯舉三事何嘗謂  
 祊之必屬於繹且亦何嘗有衛莊公之文也作偽者襲其  
 語而不得其解遂妄增為周禮繹祭於祊之文不特周禮  
 本無其文即高子畢亦并無此問祇因孔子之言二者相  
 連即撰為一事豈朝市之於西方亦將混入祭禮耶知孔  
 子所言錯舉三事之失不必相屬則知祊是正祭求神之  
 事與繹祭絕不相關而家語之偽可斷且知祊祭止是迎  
 尸無陳設之儀故諸經不著其禮何元子云祝祭於祊為  
 類所見最卓然亦  
 行禮之始畧如迎神之  
 不知即迎尸也則祊之位處明所以祝於祊之意亦見

而諸說之謬誤亦可正也

特牲少牢皆饋食禮饋食在室無堂上之事故祝迎尸尸  
 入門盥祝延尸升遂入室即席升筵而坐若朝獻則有堂  
 事祝既向尸次迎尸入門升堂即於堂坐主祭者酌鬱鬯  
 之酒灌之蓋前此祝執明水火而祝號者求神於主也主  
 在室故就室告之奠明潔致饗之意可達而神無形聲不  
 得聞見則疑其不在此而在彼且或在遠人因使祝迎尸  
 於廟門之外就尸所居之次謂之祊者求之既迎尸入升  
 堂即席又不知神之果在與否則以神為氣類而尚臭因  
 用鬱鬯之酒灌之郊特牲所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祭統以詔祝於室而出於祊連言明祝告主之後卽出而迎尸於門外郊特牲以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對舉明祝告主之後卽迎尸入而延之坐於堂上行禮之次如此先儒誤以祝迎尸入卽入於室裸卽於室行之因以坐尸於堂謂旣裸畢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而行朝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於主北此因特牲少牢二禮尸於入門升階卽行入室遂疑凡尸之入皆卽入室不知彼云饋食止有室事此爲朝獻有室事則尸未得遽入室也書言王入太室裸太室爲明堂之制洛誥所說亦是新邑告祭與常祭不同故云王賓殺

禋咸格先言殺後言裸與常祭之旣裸而後迎牲者殊况其文不見迎尸則亦焉足以爲灌尸於室之証哉且聖人制禮有深義焉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器亦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人死而魂氣與體魄散離祭祀之禮欲其仍合如生人而能享之也然合之以漸故徬徨而求之於陰陽主以依神則求之主尸以象形則求之尸於彼於此屢費推尋至朝事畢知其氣與魄合乃迎尸入室而以人道饋養之若甫入門卽行入室則尸之形已與主之神合又奚事復行朝事以求索之乎且尸動象也可由堂而之室主靜象也必



不可由室而之堂故主在室中西壁以石函藏之謂之祔  
惟祔祭羣廟之主始有出入之節未聞其當祭之時主忽  
入而忽出也况神道尙右以東向爲尊堂上則以南面爲  
上鄭氏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則象神者  
與神異嚮固無是理而尸反尊於神更爲不順陳用之改  
爲尸宅皆南面尸在主東引曲禮所云席南鄉北鄉以西  
方爲上證之然是生人之禮席與事亡之禮何涉且祭統  
惟云北面事尸而已此外并未聞有主南面之禮是尸入  
門而卽坐于堂朝踐事畢然後入室尸與主合卽是氣與  
魄合於是乃行饋享焉先儒所謂尸先入室既裸出坐於  
堂主隨之出者於經無據於義爲乖不敢信也

祿爲主祭者之始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裸司尊彝  
言六享行禮之次亦以裸爲首蓋前之告主於室迎尸於  
祔皆祝之事主人未親行也既裸而朝獻之事起故郊特  
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其禮則明堂位云君肉袒迎牲於門  
卿大夫贊君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統云及  
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  
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於碑蓋納牲旣至於庭將殺則奉  
幣以告用幣者君贊者大夫告殺於神者祝也禮器云納  
牲詔於庭詔告也謂祝卽庭而以殺牲之事告神也郊特



牲言用牲於庭謂既告而殺之於庭也士執芻以為之藉而周官牛人所謂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蓋亦以是時隨入於庭矣其殺之禮則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腓骨乃退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骨蓋毛血為告神之用腓骨為燔蕭所資殺牲先取諸此其行禮之次則君牽牲之時夫人取盞齊之酒奠之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盞是也盞齊為五齊之一司尊彝稱盞齊沈酌執之者宗婦奠之者夫人故祭統言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沈水此時尚未薦但先奠於其位而已既奠則牲之毛血腓骨亦已拔取矣因即以毛血告神於室

以腓骨燔蕭於堂禮運曰薦其血毛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蓋毛以示物血以示殺毛為告全血為告幽使祝以精純之意道達於室主之前所以求諸陰之義也燔蕭則取蕭草合之黍稷禱腓骨燒之郊特牲云取腓骨燔燎報陽也祭義亦云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者腓骨之氣羶則蕭及黍稷之味祭義所云薦黍稷即薦黍稷之生者以備燔燎合蕭之用非既熟之黍稷也此與告毛血於室同時一求諸陰一求諸陽皆在夫人奠盞之後故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蕭



夫人之奠盎以君之牽牲爲節堂上之燂蕭以夫人之奠  
盎爲節行禮之次經文固甚明也然室中所薦者血也燂  
燎所用者胾骨亦血類也故通謂之血祭爲朝事之第一  
節郊特牲曰血祭盛氣也蓋血爲氣之所舍氣聚於幽而  
散於明告幽以其氣之聚蕭光以其氣之散皆以著其氣  
之盛焉爾旣已血祭乃行腥祭前之取血毛胾骨者卿大  
夫也君未親之至是而君親制祭制割也祭則腥祭之物  
也祭統云君執鸞刀羞濟羞進也濟爲肺肝之屬卽祭義  
所云羞肝肺首心者以其物後當爲尸所濟故謂之濟此  
時則直是生者其所以羞此四物則以有虞氏尙首夏后

氏尙心殷人尙肝周人尙肺其所尙者謂當饋食之時各  
主其一以爲按祭之用而茲當朝時猶是生物則兼用四  
代所尙而備陳之以見求神之無弗備焉其行禮之次則  
禮器言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蓋前所奠之盎齊至此薦之  
矣祭統言君執鸞刀羞濟夫人薦豆則周官籩人所掌朝  
事之籩醢人所掌朝事之豆亦皆於此時薦之也四物之  
用則首以祭主於室肺肝心以祭尸於堂郊特牲言升首  
於室而肺肝心止言祭之爲貴氣主不言所用之地明朝  
獻本爲堂事時方坐尸於堂知其就尸於堂上祭之矣又  
言直祭祝於主又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明升首卽是直



祭直與牲同以首爲牲體之元惟用一物特達以升於室而祝向主告之然所進者肺肝首心而其牲體則四解之而進於俎禮運云腥其俎鄭注腥謂豚解而腥之是也周官謂之肆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小子掌祭祀羞羊肆蓋肆割者君而羞而進之者司徒小子也此與肝肺首心皆君所親制故郊特牲曰肉袒親割敬之至也而禮器曰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酒卽三酒中之清酒前所薦者盎齊盎齊醖酒也此時更薦清酒以洗之郊特牲所云醖酒洗於清是已蓋前洗以水此洗以酒漸近於人猶之前祭以血膋未有物此用肝肺首心及四解牲體亦稍向於人事之意

也然此所用肝肺首心及四解牲體並是生物故謂之腥祭是爲朝事之第二節於是將此牲體沈之於湯不全熟而次於腥又以肝肺之屬傳諸火而燒之或以物貫之而炕於火上禮運之所謂熟其殺薦其燔炙者也對腥而言故謂之熟實則初異乎生漸向乎熟而已詩楚茨於絜爾牛羊之下卽繼之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剝割也肆四解之也卽前之腥其俎也亨以湯燂之也將進也卽此之熟其殺取其叶韻故錯言之生民篇於取蕭祭脂之後卽繼之曰載燔載烈傳言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其事次於燔蕭在朝獻未饋食時卽此之薦其燔炙也是之謂爛



祭在腥祭後爲朝事之第三節祭義言爛祭祭腥而退者取其便文非真先爛後腥也此爲朝獻之終事亦正朝獻之正祭惟於堂行之蓋主以依神尸以象形主在室尸在堂前此祝於室祝於祊初求之而不知其祖考之所在也及坐尸於堂而裸之則意神之或附於尸因而血毛詔於室羶薌達於堂升首於主祭肺肝心于尸凡以奠祖考之神果能與尸之形合也神爲氣之盛故朝事三節初用血次用腥終用爛皆以其類求之郊特牲曰血腥爛祭用氣也言三者皆非熟物無滋味而但有氣臭同氣相求神或可格故又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至於爛祭則意祖

考之神果能與尸之形合是以但於堂薦之禮器言設祭於堂又言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專言堂而不及室正指爛祭一節爲朝事之正禮也而禮運所陳自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至醴醢以獻薦其燔炙一段總言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明此以上皆朝獻之事蓋人之魂氣與體魄合則生離則死祭者欲其雖死而不異其生也故朝獻之禮所以求其能合於冥漠之中而自詔祝於室以後血祭腥祭爛祭無非嘉魂魄以合莫者至於合莫則卽祭義所謂合鬼



與神教之至者信乎祖考之神果依於尸之形而氣與魄合矣則延尸入室與主並坐而行饋獻之事直以人道養焉夫始爲求神物以生而不以熟由血而腥而爛以漸而近於生人之所嗜而初用明水次用醴醖終用粢醴酒亦以漸而甘蓋神與人浸近則禮亦由質浸文聖人制作先後節次俱有深義如此故曰教民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古始卽指所薦上古之食生而未熟者也鄭康成誤以祭義之薦黍稷爲饋食之粢盛因於所云報以二禮分爲朝事與饋食兩節建設朝事一語專指報氣羞肝肺首心屬諸饋熟扱祭之用而鬱鬯爲祭初所禱者亦并入之饋

食之時疏雖知其不安而從而附會之曰非但薦熟是報魄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夫加之爲言從後而加乎前也未聞前之所行因後而謂之加且經文有序豈得以最先之禮反置諸末者雖曲爲之說詎可通乎况饋熟之時離肺刲肺在尸俎心舌在所俎醑尸而後賓長以肝從旣非一時並進亦絕未聞有用首者此兼羞四物而郊特牲言升首於室又言祭肺肝心明其爲一時之事而不在饋熟之時矣蓋祭義所云薦黍稷卽郊特牲之所謂蕭合黍稷倣於上古之燔黍而禮運謂之飯腥者也是時以神道事之故物皆生用而同於太古



之質素肝肺首心亦是生薦與饋食時之熟物不同其醜以俛無加以鬱鬯則加之爲言尙也猶祭齊加明水及醴酒之用元酒之尙之意蓋俛無所盛者蓋齊卽禮運之所云醴醜而君先裸以鬱鬯夫人乃薦蓋齊是鬱鬯尙於醴醜也乃鄭氏旣誤以報氣報魄之二禮分爲朝踐饋食而因以祭義之蕭光爲朝事之炳蕭郊特牲之燔燎爲饋食之炳蕭一祭而前後二燎諸儒頗以爲疑而究未能明証其失夫周人尙臭故裸而臭陰達於淵泉燎而臭陽達於墻屋與虞氏之尙氣殷人之尙聲同皆所以求神而在祭之始若饋食則旣以人道親之寧至是而尙煩求索耶况

經明言取腍燔燎升首報陽也升首爲朝時之事在燔燎之後則其屬朝事之初與祭義所云非有二候明矣然鄭之所以致誤者則因經言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而未祭不宜有奠特牲饋食有祝酌奠於鉶南之語因以此燎屬於饋食薦熟之時不知彼爲饋食本無朝事之一節則祝酌奠卽薦熟之始事此有朝事則所謂奠者豈必待至薦熟時乎秦氏通考知鄭氏祭分二燎之誤而於旣奠二字仍指祝酌奠而言以周官太祝之執明水火而祝號當之謂在迎尸之前詔祝於室之候則不特執明水火而祝號未見有酌奠之事而經言旣奠炳蕭文在旣灌迎牲之



後明是有牲而後用胙骨以燂若指詔祝於室之頃則尸并未入祿事未行安得先言祿而後言奠乎惟其牲既入而用之於庭故有胙骨可燂祭義言君牽牲夫人奠盎奠在牲入之時卽既奠當殺牲之會則取其胙骨以燂於時事正合且祭必夫婦親之所以行禮并用君夫人之薦獻爲節灌者君之事故曰既灌然後迎牲奠者夫人之事故曰既奠然後燂蕭其儀節本彰明較著則既奠爲奠盎之奠復何疑乎至於禮器所云制祭鄭注謂朝事進血管時所制者以郊特牲之詔祝於室當之云朝事延尸於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胙骨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燂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陪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夫取胙骨合之蕭與黍稷以燂燎在奠盎之後卽是血祭此時制祭方行腥祭安得以燂蕭燂燎屬之且用生物故謂之腥亦安得用燂肝之熟者况肝肺首心四者並進經有明文更不聞獨用肝骨也且如所言主已隨尸在堂又用肝而詔於室何謂乎則詔祝於室在迎尸之前制祭在血祭之後卽制肝肺首心與牲之四體二者絕不相涉不得混而爲一也若直祭祝於主記者明以首也者直也解之定爲升首無疑而鄭注乃云直正也祭以熟爲正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則經於此時方云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於此爲彷徨靡定之意若薦熟則饋以人道尙何求之有陸農師以祝酌奠告饗之事當之謂尸未入祝而已故謂之直秦氏通考從其說則亦非是彼少牢特牲禮祝之告饗此爲入廟之始求神於室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之事卽本文之上所云詔祝於室者一事何煩兩見乎鄭氏旣以祭義之羞肝肺首心屬饋食時於郊特牲之祭肺肝心亦以明堂位所云三代接祭所尙釋之是亦饋食之事而獨以升首爲在制祭之後當朝踐之時則固不免自岐其指可知祭肝肺首心同爲一事若首爲朝事所用肺肝心爲饋食所用經胡爲其統及之而無別乎

秦氏通考知羞肝肺首心卽制祭是矣而又以爲卽是血祭且謂薦肺肝與膋爲血祭升首於室爲腥祭則亦混誤不清蓋血膋爲一類朝事之初意在求神故堂事與室事並舉則薦血於室燔膋於堂同時行之若肺肝諸物以其生用可謂之腥不可謂之血也其升首於室祭肺肝心於堂亦二事並舉是以祭義以羞肝肺首心統言之苟肺肝爲血祭首爲腥祭明分兩候亦不應統及而無別矣若爛祭鄭注祭義云湯肉曰爛是矣而注禮運則又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夫爛豈必體解哉本文明言體其犬豕牛羊在退而合亨之後是將薦熟而後體解此時安得遽行



體解之事且薦腥之時已行豚解故郊特牲云腥肆肆卽周官毛詩之所云肆者至此但卽其已解者爛之於湯不必復有制割之事故君之執鸞刀而親制之者在腥祭時至合亨體解則內饗司士之事如鄭所云是君之所親割者再經記何以畧此一節乎爛祭對腥而言得謂之熟猶熟物對爛而言則謂之臠熟爲爛臠之大名而細別之爛雖未臠而已向熟然所沈於湯者牲體也而用肺首心則亦燔炙之以向熟是以禮運有薦其燔炙之語在合莫之前明是朝獻之事與楚茨詩所云或燔或炙序於執爨踏踏爲俎孔碩之下者不同鄭氏旣不得其解孔疏據特牲

禮有賓長以用從兄弟長以燔從之文云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且云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蓋以特牲所言卽楚茨之義是從獻之物在饋熟時非朝事所得有不知饋食所用從獻之燔炙朝獻所用正獻之燔炙經文有次豈有未合亨而先舉從獻之物者陳氏禮書秦氏通考並沿其誤詎免屈經從注之譏乎至如賈公彥疏司尊彜言祭宗廟無血疏小子以爛祭在饋食時則尤顯與經悖總之諸家所訓鹵葬者旣彼此多岐穿鑿者又委曲求合朝獻之禮經所明分爲血腥爛三祭者皆混淆而莫得其要也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一

祭儀下

候官 林喬蔭 學

朝獻之事終於爛祭於是將為饋獻乃取前所爛之牲肉而烹煮之故禮運於合莫之下繼之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合即合前之所肆者既熟而體解之謂之體其禮則周官太宰納亨贊王牲事亨人掌共鼎鑊給水火之齊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諸子正六牲之體蓋鼎鑊水火共之亨人納之者王贊者太宰而亨之者內饗體之者諸子也其煮熟之節謂之羹飪亦曰羹定是時



尸尙在堂將延之入室故禮器曰羹定詔於堂詔告也謂  
祝以煮肉既熟告尸於堂卽特牲少牢禮之所謂祝延尸  
入也此詔止釋詞而已未用祭物疏謂先以俎盛之告神  
於堂非也尸位在奧奧室西南隅也神道尙右主在西壁  
生人之居以主奧爲尊故尸位於此與主並坐以明其氣  
與魄合也尸既入室卽位祝與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而  
特牲禮於尸答拜之下云尸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奠卽  
未迎尸之前祝所酌奠於鋤南者饗詞無文鄭注云饗勸  
彊之也其詞取於士虞記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少牢  
禮則但曰尸不言答拜遂坐而無執奠祝饗之儀鄭氏以

爲大夫之禮尸彌尊自此遂坐而卒食盛世佐則以少牢  
有儻尸於堂故畧之今按二說皆非蓋特牲爲禫月吉祭  
告以當遷當毀之事則經所云祝在左卒祝者當卽以遷  
毀爲詞如大戴禮所載遷廟告詞之類未嘗以饗祝之至  
尸入既坐之後始行祝饗是前之祝告以事後之祝乃告  
以饗也少牢爲常祭之禮祝酌奠時卽以薦其歲事尙饗  
爲詞則不必以某事先告以致饗再告故尸入無祝饗之  
文以先既祝饗一事不容分爲兩節也至祝所酌奠者特  
牲禮尸執而祭之啐之告旨而又奠之少牢不然者以特  
牲有嗣舉奠之事少牢無之其所以特牲有而少牢無者



以特牲是禫月吉祭之初明傳重著代之義少牢常事故不必矣然則烝嘗祖禴之時初行朝獻亦祝饗於迎尸之前至尸入室不復再祝然迎尸之前祝之告饗亦止執明水火而祝號焉已無酌奠之禮而郊特牲言舉斝角詔妥尸尸之所舉者何也蓋朝獻之際君牽牲夫人奠盎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即盎齊先儒以五齊次之知盎齊即禮運之所謂醴醲周官言盎齊沬酌郊特牲言醲酒沬於清明盎齊與醲酒異名同物而君方制祭夫人即薦此於室主之前其所薦之物則用斝角以實此醲酒禮運曰醲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言實醲酒於斝惟用以薦於室

主而不以獻酢若以醲斝獻尸尸以醲斝酢君乃是非禮僭君之事蓋以醲斝獻酢者天子之禮詩行葦是言王事始有或獻或酢洗爵奠斝之語知非臣下所得有而當其奠此醲酒於主前則亦君用斝臣用角以著其差故郊特牲以斝角並言謂尸入室之時舉前此所奠盎齊之或在斝或在角者將祭而啐之飲之則祝詔主人即以此時妥尸焉蓋此為常祭異於禫月之吉祭則此所薦主前之醲斝固不以授諸上嗣而此又異於士禮之止為饋食則當饋獻以前所行朝事無非彷徨求神之意至此爛祭既畢尸入於室知尸與主合即祖考之氣與魄合也則尸舉前此主



前所奠之醖學而飲之以見求神之誠至是而神果合能飲之也既卒飲則以所舉之學授諸鬱人量人周官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學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歷與瀝同古字從省謂二官受尸所舉之學而飲其卒爵之餘瀝重其爲神之餘不敢棄也先儒以舉學角謂卽饋食禮祝所酌奠於鉶南者不知彼專爲饋食無朝事故祭之始卽行酌奠此有朝事始之詔祝於室但執明水火而祝號未有酌奠迎牲制祭乃奠盎薦盎以次行之而禮運明有醖學之文是其爲薦盎之醖酒固無可疑自鄭氏誤醖爲醖遂以醖學爲二爵

名據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學謂夏殷之後得以醖學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不知琖字從玉是器名醖字從酉是酒類迥不相通既杜撰以釋禮運而於周官鬱人量人所受之學則讀爲嘏謂聲之誤疏云鄭知學是受福之嘏非爵名者郊特牲舉學角詔安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學爲受福之嘏今考特牲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少牢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二禮所記止受齊黍并無受主人之卒爵而飲之者且經  
既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嘗有更酌以獻之事疏復臆  
造爲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果何據耶况鬱人言卒爵  
量人言學歷正見其所飲者爲卒爵之餘非更酌者今以  
爲王獻此二官則當云受王之獻爵不得云卒爵而歷字  
訓爲歷皆飲之將所謂歷者歷階乎歷位乎經文不若是  
之晦曲也陸農師知此學卽郊特牲舉學角之學不肯改  
字所見視注疏爲優然以爲在朝獻之時當從獻之節則  
又與行禮之次序相違且以受舉學之卒爵爲酌而飲之  
則經文當增一酌字於卒爵之下而飲之上方可以通而

量人歷字之義究不可解然自鄭氏兩改經字之後諸儒  
率沿其誤僅一陸氏與之稍殊而復不能詳考以定其說  
秦氏通考遂以鬱人量人二節入之受嘏之後而舉學角  
之文在延尸入室之始者本屬一事而判爲兩項各不相  
蒙屈經從注何其惑耶

饋獻倣於生人之食禮故先饋而後獻先饋則以齊盛爲  
先而無獻酒之事先儒謂舉學角詔妥尸後王與后卽以  
玉爵酌壺尊獻尸爲饋獻是先獻而後饋食非其次也既  
以饋爲先則周官所云大宗伯奉玉盞小宗伯逆盞小祝  
迎盞盛肆師表盞盛告絜外宗王后以樂羞盞則贊九嬭



凡祭祀贊玉盞皆卽行於妥尸之後蓋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亦作齊又作齎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人炊之以饌人實之以舍人因而大宗伯奉之肆師表之小宗伯小祝迎之外宗九嬪贊之王后則薦而設之也其先所煮熟之牲則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小子羞羊殺肉豆大司馬羞牲魚亨人共大羹鉶羹猶少牢之升載設俎皆佐食爲之而饋食之籩饋食之豆亦以此時外宗佐王后薦焉尸由是坐祭黍稷加肺飯粢盛食舉告飽祝侑主人拜大抵皆如少牢之儀惟其飯之多少經無明文先儒以特牲是士禮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

至於九飯少牢爲大夫禮三飯之後四言又食然後告飽而祝侑尸又食不飯告飽主人侑尸又三飯乃畢因謂大夫之尸七飯而侑十一飯而畢推之諸侯則九飯而侑十三飯而畢天子則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畢今按曾子問言天子崩旣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則天子之祭常時尸固三飯而侑矣又言大夫之祭遭齊衰之喪尸入三飯不侑則大夫常禮尸亦三飯而侑也禮成於三三飯告飽上下所同卽生人之禮公食大夫亦然少牢文於三飯後四言又食乃告飽者食食舉也先旣食佐食所舉之牢肺正脊今又食所舉之牢幹一魚腊肩牢髀也鄭注誤以



食為大名小數曰飯因有大夫七飯之說而禮器言禮之  
 以少為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一食再食  
 三食謂告飽也疏云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食  
 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食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  
 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據其所說是與儀禮之  
 注顯為矛盾不知禮器所云者生人日食之數非每食一  
 口謂之一食也蓋每食一口謂之一飯不謂之一食天子  
 一食即周禮之王日一舉玉藻之日中而餽也諸侯再食  
 則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以  
 一日早晚共食兩次也大夫士三則朝也日中也夕也凡

食三次食力者無數謂不限之以時蓋尊者體逸而用物  
 豐取精多故食之數少卑者體勞而用物儉殺故食之數  
 多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正以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一  
 食之不足以助其強力故特加為三舉三舉者一日而三  
 舉食也疏謂加牲體至三太牢則後靡既非齊所宜王應  
 電謂齊則不舉又臆改經字均失其義矣夫禮器所言既  
 非每食飯數之差而自天子以至大夫祭禮皆三飯而侑  
 與士禮同則其卒食之節亦當等於少牢未必有十三飯  
 十五飯之異也卒食而酌乃酌壺尊之酒以獻是為饋獻  
 少牢禮主人酌尸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而周官量人



言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謂之從獻者以其從主人之獻於尸也尸既卒爵酢主人乃嘏嘏大也言以大福予主人也特牲禮以嗣子初承父後主祭故尸親嘏以重其事少牢常祭則命祝致之猶特牲有嗣舉奠而少牢無之意也先儒謂大夫尸尊故不親亦非不親嘏故其詞稱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而楚茨之詩亦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以下何氏世本古義以爲皆祝所傳嘏辭是也主人受嘏畢乃獻祝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長賓長亦

獻祝於是祝告利成尸謾出於廟門而正祭之禮畢少牢所載如此天子諸侯大夫之饋獻蓋亦同之是以禮運言體其犬豕牛羊寔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又在退而合亨之下卽終之曰此禮之大成也明朝獻之事以作其祝號始而終於合莫饋獻之事以退而合亨始而終於大祥祥者善慶之謂以致孝而神降之福事神之禮至此大備故云大成以燕尸爲明日之事故不及舉酬賜爵諸儀是其所記乃專言朝獻饋獻之禮行之於秋嘗冬烝以享其祖禰者也若如先儒謂凡祭皆然則不應終於受嘏卽謂禮之大成而退却燕尸一節矣



少牢禮尸出廟門後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養祭統亦云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然則自天子至士皆於祭畢而餽所異者不償尸則餽於燕尸之後賓尸則餽於饋獻之終天子諸侯如是大夫士亦然少牢爲士祭賓尸之禮故餽於尸出之後有司徹之前若不賓尸則有司徹之篇末旣燕尸爲無算爵祝告

利成尸出矣繼之曰乃養如儻言其養之禮與儻尸同則亦司宮設對席用四人養也惟特牲禮養止二人用舉奠之嗣與長兄弟而不以二佐食二賓長旣異少牢之禮而文王世子言公族之在宗廟者有云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亦與祭統所說不同蓋特牲爲禫月吉祭士初承父後而主祀事故特使嗣子舉奠以見傳重著代之意又使於祭末餽神之餘而告之以養有以也養有與也俾曉然於尊祖敬宗之大義少牢爲士之歲事常祭故不必有嗣舉奠而餽則使佐食賓長以均神惠於異姓而已均神惠於衆則主人不必有祝詞而神惠不可以虛受則上養有



設詞以致其敬禮不相因義各有當也推之天子諸侯常祭之餼以明施惠故祭統所說初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所謂凡餼之道每變以衆者喪畢吉祭則亦餼以著代故文王世子言其登餼獻受爵以上嗣受爵即舉奠特牲禮加爵之後所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尸答拜是也獻謂嗣子獻尸特牲禮所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是也登餼則特牲禮所云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餼是也此惟喪畢一行他祭皆否故祭統言餼之道由君而卿而大夫而士而百官並不及此以非常祭所有

事也先儒強以特牲少牢二禮分屬大夫士因謂大夫之嗣辟於諸侯士卑不嫌故特牲有嗣舉奠獻餼之禮少牢無之夫尊祖重適之義自天子達於士奚獨大夫而異之若謂大夫位近辟君則太祖之廟何以不辟且果為常祭之事天子諸侯與士皆然惟大夫否則何以諸經之言祭禮者皆不之及僅一見於文王世子而祭統歷舉十倫廣言餼義乃反遺此最大之節目而顧下及輝胞闡翟之瑣瑣乎况其登餼之時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再明是父拜其子與冠禮之毋拜其子一例謂重先祖之正體而與之為禮一人之身止此冠日與喪畢吉祭之一



時所謂斯須之敬耳苟如先儒之說祭必有餽餼必上嗣將爲天子諸侯及士者歲以四時盡拜其子有是理乎

秋嘗冬烝本日行朝獻饋獻二禮倣於生人之有饗食而燕禮則於明日繼行之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蓋祖考世近而情親故烝嘗之事旣致其愛存慤著之實復於祭之之後申且不寐繼以無已之思二人鄭注謂父母又謂容侑尸以儀禮儋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故疑尸侑爲二人愚則謂二人卽指祖考以烝嘗之明日明發不寐而懷其祖考

故卽行繹祭以致其情繹之所由起也爾雅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殷曰彤夏曰復胙繹與彤皆繼續不絕之意胙者

祭肉言復陳昨日之祭肉而燕尸也詩序云絲衣繹賓尸

也繹與賓尸並言繹者其名賓尸其事也詩稱自堂徂基

是其禮行之於廟堂之上蓋朝獻時尸在堂饋獻時尸在

室至此復延尸於堂而以賓禮事之故儀禮賓尸先埽堂

而筵於戶西南面後時變制乃不於堂而於庫門之內故

孔子歎其失也先儒不知此禮專屬於秋嘗冬烝以爲凡

祭皆繹則旣於祭日行燕尸之禮爲旅酬無算爵之事明

日又燕何以不嫌其黷數且又何以禮文別立不儋尸之



條因而強分儋尸為上大夫之禮不儋尸為下大夫之禮  
究於經典無據其為臆說明矣至郊特牲所云繹之於庫  
門內與禘之於東方並是失禮之事故並言之寔是兩事  
一在祭日之初一在祭之明日乃注疏諸說誤據家語以  
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遂謂繹祭之禮行於廟門外西室  
之堂即所謂門堂者舍儀禮毛詩之正文以曲狗家語之  
偽說豈足信乎又以繹與賓尸分為兩事謂先行繹祭之  
事而後享尸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祭神禮簡祭尸禮大不知自堂徂  
基者言其位自羊徂牛者言其牲兕觥旨酒言其禮孔疏  
云繹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是也豈先繹祭而後賓尸之  
謂哉苟必分為兩事則儀禮何以止見賓尸而不見有繹  
祭耶如謂天子諸侯而外止有賓尸而無繹祭則國語載  
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燕宗不  
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是大夫之家明有繹禮而繹即是  
賓尸固無疑矣

繹祭即是賓尸則其行禮之節次當與少牢下篇所載畧  
同但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  
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全於子是天子諸侯無出門  
迎尸之事惟使祝延而已非若士卑所使為尸者不必皆



其臣屬主人得出迎之也賓尸所以娛尸傲於生人之燕則其行禮之節次亦當與燕禮畧同但燕禮君尊而賓卑故使宰夫爲獻主繹祭燕尸在廟門之內則尸全乎君而君全乎臣全乎子故主人卽君自爲之此其所以異也尸旣入而主人拜至授几舉鼎設俎薦豆籩酌獻皆如少牢儀至上賓獻尸尸爵止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於是主人酬尸尸復奠於薦左主人乃獻長賓獻衆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獻之事於是乎徧神之惠亦於是乎均尸乃舉前上賓所獻之爵是爲作三獻之爵而在天子諸侯則祭統

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者卽當此徧獻之節蓋天子諸侯備官以祭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若士禮之省殺則當繹祭三獻之外同姓之卿大夫士與異姓之卿大夫士皆當有加爵以助君樂尸而尸於三獻爵止之時則意欲主祭者之共飲以爲樂是以體尸之意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尸乃舉三獻之爵主人復爲酬爵勸尸而尸復奠而不舉意欲惠之均於助祭之人而同異姓之卿大夫士與於助祭者則又體主人樂尸之意各爲加爵於尸以比於侑食勸飽之義且以各申其敬愛之



情是以尸飲五者尸飲三獻之外又飲同姓之卿加爵一  
異姓之卿加爵一也主人體尸欲均惠之意卽以此時獻  
卿焉尸又飲同姓之大夫加爵一異姓之大夫加爵一是  
爲七飲主人卽以是時獻大夫至同姓之士加爵與異姓  
之士加爵各一尸皆飲之是爲尸飲之九則主人以是時  
獻士及羣有司凡以使神惠之均於在庭而令其尸之娛  
樂之且禮無獻而不酢者卿大夫士加爵於尸尸尊不酢  
主人獻之亦所以代尸之酢其必以尸之飲五飲七飲九  
爲節者亦倣諸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  
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

后獻庶子之義也此因加爵不同於正獻故以尸飲之五  
七九爲詞而不言五獻七獻九獻先儒誤以獻數釋之毋  
論正祭止有五獻七獻并無九獻之節而二祿尸既不飲  
亦不得以長賓長兄弟之加爵足九飲之數不知士禮  
省殺加爵止有二人天子諸侯百官皆備則所加之爵必  
徧及於卿大夫士且惟燕尸主於盡歡故尸之飲由五而  
七而九不厭其多若正祭則禮成於三而畢是朝獻饋獻  
均屬正祭之獻數亦未可通於燕尸而並數之也旣徧獻  
畢賓弟子舉觶於尸尸執以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  
至於衆賓以及兄弟私人是爲旅酬而此兄弟私人之受



酬者各以昭穆年齒序飲周官司士云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以其序飲謂之旅酬以其神惠所及謂之賜爵由是兄弟弟子復舉解於尸尸執以酬賓賓以酬兄弟交錯其酬爲無算爵則詩所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及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者謂唯意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至是而燕尸之事終焉大雅鳧鷖爲繹祭賓尸之樂首節言三獻燕尸之正禮故以涇之水各實之次言酬尸之事故云在沙沙水旁也三言加爵之事故云在渚渚水岐出也四言旅酬五言無算爵故以在淶在亶爲文淶亶水之下

流而鳧鷖二鳥一善沒一善浮取象於神之變化恍惚以比尸侑二人也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之尸次章爲四方萬物之尸三章爲天地之尸四章爲社稷之尸五章爲七祀之尸固屬穿鑿何氏世本古義又以爲武王爲諸侯時繹祭五廟之作是以一章當一廟之尸尤膠滯而不通蓋詩之言典禮者其分章皆據行禮之節次言之此爲燕尸而作而分五章可以知其禮之次第矣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其入廟之始詔祝於室索祭於祊坐尸於堂而行裸禮與秋嘗冬烝無殊惟朝事時但陳列其牲醴籩豆而不行酌獻故不云朝獻止云朝踐蓋一同於



生人之大饗所爲酒清而不飲殺乾而不食也其牲則腥而全升之不爲肆解且先不祭血後不祭爛故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亦卽所謂腥其異者大饗肆而此不肆耳賈公彥疏司奠絜職謂祭宗廟無血固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郊特牲所云血毛詔於室者不合皇侃謂郊天與大饗並有血腥爛熟則又與禮器之說差岐不知春祠夏禴追享朝享與秋嘗冬烝禮各不同蓋烝嘗所以報本親親之意多則禮極於繁曲故自血而腥而爛而熟以漸卽乎人道禮文繁縟日力難給則終於饋獻而燕尸以次日繼焉祠禴禘祫所以反始尊尊

之意多則禮出於簡質薦腥事之以神同於郊之薦血繼卽薦熟以人事之而燕尸不更端以行直相次及之一致其愛一致其敬禮之直而行與曲而殺義各有當也特禘祫之禮旣亡諸經所說多烝嘗事祠禴之儀亦無所考僅有司尊絜之文知其爲朝踐再獻而已然先儒之解又復牽混與烝嘗無分夫所謂朝事畢而行饋食者乃烝嘗之儀經之所云朝獻饋獻有明文可證也若春祠夏禴追享朝享經旣以朝踐易乎朝獻因知其陳而不獻而朝踐之後直云再獻不云饋獻則亦不得專以饋食之禮釋之蓋饋食而主人一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通言之則獻者三



就主人言則獻此一皆不得稱再獻然則既朝踐畢而行薦熟之禮尸入食於室卒食主人酌尸主婦亞之賓三之是爲食之三獻據主人而言是爲獻者一也既行饋酌卽繼之以燕尸燕尸之時長兄弟加爵爲先賓長加爵爲次而終以利之加爵皆所以樂乎尸也然當酌尸三獻之末未行加爵之先主人必先酌以酬尸以致其殷勤燕樂夫尸之意是主人至此而爲獻者再故曰再獻而統而計之酌尸三獻加爵三獻合之酬尸一獻共爲七獻故禮器有七獻神之文也至於祭統所謂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祭之日一獻云云正指禘祫行於太廟一

獻卽主人酌尸之時獻畢而命之非祠禴烝嘗之日以四者之祭以四時分行四親不於太廟也故衛孔悝之鼎銘有六月丁亥公格於太廟之語亦是指追享之行於夏與魯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同但衛無周廟不及祖所自出爲異耳至其文又有施於烝彝鼎之詞則謂悝以此君所命詞刻於已私家烝祭之彝鼎以爲榮非謂刻於君之烝彝鼎也若周官司勛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則據當代而言謂有功之臣而身死則烝祭禩廟之時以之配食示報功之意且以其近而親之故不配於祖而實則數代之後祠禴嘗烝四親之廟皆有配食之臣矣自先儒



撰爲九獻之說而朝獻饋獻再獻彼此混淆於是六享之義不能明晰并祭統之所謂一獻禮器之所謂五獻七獻亦因之眩惑豈知聖經無一字混用饋食醑尸可稱饋獻不可以稱朝獻且如所次先後醑尸爲第七獻安在可稱一獻后與諸臣屬第八獻第九獻又安在可稱再獻也哉有司徹爲少牢之下篇言燕尸之禮末又有若不饋尸一段此與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記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蓋禮之或損或益或直或繁義各有在也注疏分饋尸爲上大夫不饋尸爲下大夫此因執特牲爲士禮少牢爲大夫禮遂於大夫中復分爲上下之差不知特牲少牢繼於士虞之後一爲吉祭一爲常祭皆士禮也無大夫士之別復安得有上下之分考司尊彝職言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有朝踐有再獻與秋嘗冬烝之爲朝獻饋獻者不同以生人饗食燕之義準之知朝獻如饗饋獻如食而燕爲明日之釋祭朝踐亦如饗而再獻一象乎食一象乎燕並行於一日之內而不另舉是天子之祭秋嘗冬烝賓尸祠禴禘祫不賓尸也下推之士無時享而止有歲祭然宗子得並祭其禴祖曾高蓋以春秋二時舉之而祖禴親近主乎愛則有賓尸曾高統尊主乎敬則不賓尸雖天子與士勢分懸絕而禮



以義起當不異也此則儻尸與不儻尸皆禮之常經有一  
定者然亦有有故當儻尸而不儻尸之時春秋書仲遂卒  
於垂壬午猶釋明卽當行釋祭而大夫卒則廢况六月有  
事於太廟是季夏之追享又不當釋者故書猶以譏之是  
諸侯有不儻尸之證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  
與焉宗老不與則不釋是以引嫌之故而不儻尸乃大夫  
不賓尸之證也然則經之所云若不儻尸者直兼常變而  
言矣

有司徹篇末言不儻尸之禮尸卒食三獻爵止主婦致爵  
於主人尸作止爵於是賓長獻祝及佐食致爵於主人主  
婦主人獻賓獻兄弟內賓私人皆與儻尸禮畧同至賓長  
獻於尸爲加爵而尸酢之又獻於祝致爵於主人主婦而  
自酢以虛爵降寔於筐其下卽曰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  
爵與儻禮之加爵以前有二人舉觶後又有賓一人舉爵  
者不同故賈公彥謂下大夫闕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然  
下大夫他皆無異獨貶而去其旅酬於義何居秦氏通考  
據特牲禮謂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而後及無算  
爵此經云交錯其酬亦是二番旅酬然儻禮旅酬之後亦  
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爵無算是交錯其酬乃無算爵之  
始事與旅酬無涉蓋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



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昇爲交酬錯則注之所謂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非若旅酬之爵發之自尸以次相及是交錯之酬固不可以當旅酬之節卽特牲之旅酬亦是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以序而徧爲旅西階一觶長兄弟又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酬衆賓亦以序而徧爲旅阼階一觶尸皆不與其事則與儻禮之旅酬名同而寔異况果有此二番舉旅經不應畧而不叙遽及於無算爵經旣不叙知其無此兩次旅酬也其所以無此之故則以儻尸在堂尸得與在庭諸人共其禮不儻尸而尸在室無由發爵以次相及故但賓與兄弟交錯其酬特牲之旅酬亦云交錯以辨明其爲賓兄弟之相爲酬非尸之舉旅行酬也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祭其不儻尸者亦無旅酬之事可知但其中則尙有別春祠夏禴追享皆特祭於一廟行禮於堂者惟初之朝踐耳及薦熟而尸入於室以迄於終無復出堂與在庭行旅酬之事則當其主人徧獻衆賓及私人之後亦賓長加爵畢卽賓兄弟交錯其酬如有司徹篇末所載之禮特士禮殺加爵者止一賓長天子諸侯助祭者多則旣有賓長之加爵復當有長兄弟之加爵於是而交錯其酬無算爵終之以利加爵而事畢若朝享則太祖爲本廟之主而毀廟親廟之來合食者其尸與主皆外至



朝踐訖而合食於室卒食而酌尸三獻酬尸一獻禮固與  
祠禴追享無殊然祠禴追享之尸不與旅酬者以尸在本  
廟之中全其為尊故不得發爵導飲以就降屈太祖之尸  
為本廟之主尊亦猶是也其毀廟親廟之尸則自太祖視  
之皆其子孫且自外至又近於賓是宜體太祖均惠之意  
而行旅酬既旅酬而後行無算爵二事與賓長兄弟長之  
加爵相間而行雖無正經可據而禮器言周旅酬六尸是  
祫祭之禮即司尊彝所謂朝享者六尸毀廟親廟之尸凡  
六也蓋后稷之尸在室不與於旅則當主人酬尸尸奠而  
不舉欲惠之均於眾於是祧之昭尸體其意執以酬長賓

長賓以酬祧之穆尸穆尸以酬長兄弟長兄弟以酬高祖  
之尸高祖之尸以酬次賓次賓以酬曾祖之尸曾祖之尸  
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祖尸祖尸以酬眾賓眾賓以酬  
禴尸禴尸以酬眾兄弟皆以序相及徧於私人然後長賓  
與長兄弟加爵遂及無算爵而以利之加爵終焉是則不  
償尸之中尸有不與於旅酬者有與於旅酬者義各有在  
注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夫既發爵則是為舉旅行  
酬之首經但云旅酬六尸未嘗云受旅六尸安在發爵之  
不與乎旅酬哉

徹俎與歸俎不同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言凡



則統大夫以下有事助祭者皆然孔疏謂專指士而言非也大夫士之祭則私臣亦自徹其俎若賓兄弟公有司非其臣則有司徹之特牲禮所云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祝執其俎以出佐食徹俎堂下俎畢出者是也歸俎卽致膳歸脰之事亦稱致福亦稱致胙取其祭之俎實致之以示同福均惠之意蓋皆使人無自攜以歸者少牢下篇言賓尸禮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不賓尸則佐食出尸俎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祝執其俎以出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祭畢歸俎之禮而賓尸止及尸侑不賓尸止及尸祝者蓋尸最尊祝與侑皆以輔尸尊之故於其出而卽歸

之若賓及兄弟之俎其歸之蓋在主人退有司徹之後據論語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明三日之中皆可分致不必限在祭畢是以本經祭畢之時止記歸尸祝之俎而賓及兄弟歸俎之文皆畧而弗具也且不特與於祭者有歸俎卽未與者亦有之周官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脰左傳僖九年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皆不必在廟助祭而以親賢之故祭肉及之以著同福均惠之意又不特上祭而與下同福均惠也卽下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上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而



致膳於君子曰膳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茆於大夫去茆於士去葷周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受而膳之是臣之於君亦有致胙之禮但謂之致福致膳不謂之歸俎耳先儒誤認徹俎卽爲歸俎故鄭注特牲禮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賈疏云有司徹歸尸侑之俎不償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上文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敖氏注有司徹則於司士歸尸侑之俎之下直云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今按禮言祭於公者自徹賓及衆賓苟非私臣奚必自徹卽爲臣而自徹亦徹之而已詎必自將以歸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是祭於公也當已自徹其俎而曰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益公不使人歸之徹與歸固兩事也乃注疏旣混徹於歸因無解於孔子之事遂云自徹者專指助祭之士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不免游移其說馬氏論孟則又以孔子於魯膳肉不至是時自徹之禮廢矣夫已則廢禮而責人之非禮會謂聖人而有是乎哉知自徹乃是臣禮非其臣則有司徹之至歸俎則皆使人而尸祝與賓兄弟時有不同斯經記之旨無不可通矣

祭祀旣畢主人送賓於廟門之外同姓則留與之燕詩所



謂燕私中庸所謂燕毛是也其燕之所經無明文孔穎達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蓋以燕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記亦云燕朝服於寢而少牢篇末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注謂反於寢是燕不於廟而於寢陳氏禮書直以卽於路寢釋之則寢卽生人所居之寢非廟後之寢也惟朱子以爲燕於廟後之寢今按燕禮爲君燕其臣非族燕之事自宜於所居之路寢若族燕則因祭以盡歡從宗以合屬無緣舍祖考之廟而卽生人之居詩湛露爲諸侯朝於明堂而王燕之其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卽逸周書所云明堂之宗宮也考卽逸周書所云明堂之考宮也毛傳

亦曰夜飲必於宗室宗室則亦卽召南所謂於以奠之宗室牖下其爲在廟明矣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燕承祭而言明祭時雖有室中堂上之事而主於敬不得脫屣至祭畢而燕則可以跣是燕亦卽在於其廟之堂以爲在廟後之寢固無據也至詩言樂具入奏鄭箋謂祭時之樂復皆入奏疏卽以爲復來入於寢奏之則亦非是蓋祭畢之時祭樂已隨衆俱出此則別用燕樂周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是卽用於燕私之時非卽祭時之樂謂之入奏者入於廟亦非入於寢也蓋聖人制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而又不可



以無事而飲故於祭畢行之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蓋既盡其愛敬之誠以致享於祖宗而又體祖宗之心以親睦其宗族然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飲卽族燕食是族食二者有別何以明之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蓋族燕禮文族食禮殺燕有樂而食無樂二者皆行於祭畢其所以不同之故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各以一時祭一代之廟亦各以一祭合一代之族而用食禮以綴之如祭其禴則身之親昆弟以下父之族也皆與食祭其祖則父之昆弟以下祖之族也皆與食祭其曾祖則祖之昆弟以下凡曾祖之族皆與食祭其高祖則曾祖之昆弟以下凡高祖之族皆與食夫父之族齊衰之親也祖之族大功之親也曾祖之族小功之親也高祖之族總麻之親也而各於祭廟之餘爲綴食之舉大傳所謂綴之以食而弗殊者是已然父之族四祭皆與祖之族與於三祭曾祖之族與於二祭高祖之族與於一祭與於祭乃與於食是親者稠而疎者稀故文王世子言族食世降一等以一食再食三食四食隨世數爲差降也注疏雖知疏數因於世次而不知族食之卽在祭餘但謂以



時合族而已夫以時合族則疏數無常可以任意奚必拘以一年四次與夫三次二次一次之差况先王制禮必無無事而聚會飲食也哉至於族燕則一行於朝享之後一行於追享之後合其同姓凡太祖以下之親皆與而不止九族有服者大傳言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其禮以異姓爲賓以膳宰爲獻主而公與族人序齒于是奏燕樂行旅酬至無算爵盡醉而畢毛詩湛露傳云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媿宗也毛公生於漢初必有所授蓋卽此之謂以所合之人視族食爲大故其禮亦視族食爲隆要皆因祭以致其親睦之情陳氏禮書乃謂王與同姓有祭異之燕有時燕時燕者平居無事合之以申好亦昧於坊記所云因其酒肉以聚宗族之義也

無尸而祭謂之厭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蓋不能備禮但設饌以飫神而已王制言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祭有尸而薦無尸則薦卽厭也以其設饌謂之薦以其飫神謂之厭惟無祿者如是若自命士以上有田祿者皆爲祭而不爲厭其厭惟施之於殤與無後者而已然厭之中亦有別曾子問曰何爲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是則厭之或陰或陽因宗子之殤與凡殤及無後者各異其施舍是無所爲用厭也聖人之旨本屬甚明白鄭氏誤據特牲少牢二禮其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在室之奧屬陰靜之所以之當陰厭尸設之後徹薦俎敦改設於西北隅屬室之明處以之當陽厭以後諸儒無不從之夫厭爲殤與無後而設孔子已明言之且曰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以此破曾子祭必有尸

厭祭亦可之疑豈有祭殤之禮而儼然屬之正祭者况特牲少牢之經並未嘗言此兩節之爲陰厭陽厭特以一在尸未入之前一在尸既出之後遂強名之爲厭不知此祇尸不在而已非竟無尸也且陰厭云無元酒而特牲少牢皆有元酒陽厭云尊於東房而特牲少牢之末皆云納一尊於室中則其不得以此爲厭益審矣然則特牲少牢始之設奠於奧末之改饌於西北隅者何哉蓋孝子求神恍惚無定故立尸以慰其愾聞僂見之寔而初時尸未入意其神依於主則於是奠以依之及尸既出則又無所見聞所謂已至必樂饗之必哀者至是又不知神之何往故改



三禮圖卷之十一  
饌以奠其仍留於此若僨尸則既饗而致之又從而繹之  
差有以安其明發不寐之懷而兼盡其樂與哀半之實可  
無復改設以禮備而神享之也並與厭飫之義無涉果如  
注疏又奚獨上大夫無陽厭乎至若曾子問又云宗子有  
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代其祭是爲攝主攝主不厭祭  
者卽不祭殤與無後也蓋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而祖廟  
在宗子之家宗子主之今宗子得罪去國祖之祭不可絕  
故以庶子之爲大夫者攝而殤與無後之厭祭則竟廢之  
一以避正主之嫌一以見其本從祖而祔食者降殺於祖  
非若正祭於祖之必不可廢也注疏不知此義以不厭祭

謂不行祭末改饌之事是攝主與正主僨尸之禮何殊且  
如其言謂攝主謙退似神若未厭飫然則正當改饌以飫  
其神胡爲反從而廢之陳氏禮書又附會爲不敢飫之說  
則旣敢祭之復胡爲而不敢飫之是何異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者哉惟知厭祭專屬於殤與無後者之事則不特  
經有明文可據而喪服小記所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  
乃正攝主不厭祭之確注聖人所以制禮之意亦從可識  
矣









德